范文正公文集

范文正公文集卷第七

義論議

乾上乾下內外中正聖人之德位乎天之時也德內也位外也九二君之德九五君之位成德于其內充位于其外聖人之德居乎誠而不遷有時舍之義故曰見龍在田德昭于中故曰利見大人天下文明君德也聖人之位行乎道而不息有時乘之義故曰飛龍在天位正於上故曰利見大人乃位乎天德於是乎位矣或者泥於六位之序止以五爲君曾不思始畫八卦三陽爲乾君之象也豈俟於五乎三陰爲坤臣之

象也豈俟於四乎震爲長子豈俟重其卦而始見於長子乎明夫乾君之象旣重其卦則有內外之　九二居乎內德也九五居乎外位也餘交則從其進退安危之會而言之非必自下而上次而成之也如卦言六龍而九三不言龍而言君子蓋龍無乘剛之義則以君子言之隨義而發非必執六龍之象也故曰易無體而聖人之言豈凝滯於斯乎

咸陰進而陽降兌陰卦艮陽卦上下交感之時也與泰

卦近焉泰卦天地交而萬物通咸卦天地感而萬物化生然則泰卦三陰進于上三陽降于下極於交而泰矣故曰萬物通咸卦陰進而未盡達也陽降而未盡下也下卦猶有二陰上卦猶有二陽感而未至於泰矣故曰萬物生而猶未通也聖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是感之無窮而能至乎泰者也感而不至其道乃消故至騰口薄可知也

恒陽動陰順剛上柔下震陽也剛動于上巽陰也柔順于下上下各得其常之時也天尊地卑道之常矣君處上

臣處下理之常矣上陽卦天與君之道也下陰卦地與臣之道也男在外女在內義之常矣震爲長男巽爲長女天地君臣男女各得其正常莫大焉諸卦多以有應爲吉此卦六爻皆應而交無元吉者何也夫吉於應者相求以濟之時也常者上下各得其所之時矣故以剛柔皆應爲常而不以獲應爲吉是以士之應常也在於己不在於人諸侯之常也在於政不在於隣天子之常也在於道不在於權故曰聖人久於其道而天下化成堯舜爲仁終身而已

矣其知常也哉

遯陰進陽退（二陰進之於內　四陽退之於外）柔佞入而剛正出君子遯去之時也夫柔勝於剛則小人制君子矣辱可逃乎柔未勝剛則君子辱可遠也未見制於小人焉此卦二陰而四陽柔未勝剛小人始浸而長也君子知吉之先辨禍之萌思遠其時也可不遯乎故遯之爲義尚乎遠也是以最在內者有遯尾之危最在外者有肥遯之利子曰知幾其神始可與言遯也已矣

大壯剛以震而陰摧（內剛外震二陰剝焉）君子威而小人黜政令剛嚴之時也陽於陰為大也陽進陰退大者壯而小者喪矣夫雷在天上萬物以震威行天下萬邦以恐天地之壯見乎雷聖人之壯見乎威壯而不節於天下暴矣壯其喪矣是以君子非禮弗履以保其壯也故九二九四以陽居陰體剛而處巽乃復獲乎貞吉餘爻皆不克全其壯也已

晉順而上行奉于文明（坤順也離明也）君子嘉遇顯進

之時也夫上無文明賢斯遁矣今文明麗于上君子可不進乎其進也柔順內融內卦坤也有柔順之義則上不拒其逼矣故曰晝日三接也英華外著外卦文明有英華之德則眾不疑其行矣故曰君子以自昭明德蓋明出地上如日之升君子當其象也豈復昧哉其伊尹之時歟

明夷陰上明下其義病矣火入地中其光翕矣蔽賢傷善之時也夫文明在上則賢者遂進文明在下則善人用傷其商之末世耶君子用晦

然後免於其難然則文王其不用晦乎何以嘗幽之耶文王蓋有國焉德加於人晦之難也故以文明入于難終以柔順而出矣箕子雖無政焉而最近於闇故自辱其身以晦其道然後乃免故文明在下難哉聖賢其猶病諸變斯時者惟九三乎得其大首其湯武之事歟

家人陽正於外（謂五也）陰正於內（其二也）陰陽正而男女得則位君子理家之時也明乎其內禮則著焉（內卦明也）順乎其外孝悌形焉（外卦順也）禮則著而家

道正孝悌形而家道成成必正也正必成也聖人將成其國必正其家一人之家正然後天下之家正天下之家正然後孝悌大興焉何不定之有故曰刑于寡妻以御于家邦然則正家者貴閑其初也故初九有悔閑得其道乃首得悔亡至于九五王假有家則天下化成故勿悔而吉也

睽火炎澤潤其性不同炎從上潤從下其道違而不接物情睽異之時也陰陽不接而天地睽

日月不接而晝夜睽禮義不接而男女睽君臣不接而上下睽情類不接而萬物睽夫然則天地萬物之理從何而亨乎故睽之時義不可乆也必變而通之合睽以成其化天地睽也而陰陽合焉其體睽其義合晝夜睽也而日月交焉男女睽也而禮義成焉上下睽也而君臣會焉萬物睽也而情類聚焉夫未合之時體乖志疑動寘蹇難求援而濟者也故其爻皆以有援免至于上九睽極而通則說弧遇雨羣疑亡也

蹇止於險中險難在前未可進之時也觀其名與屯卦近焉（屯亦難也）然則屯已動乎險中難可圖也蹇猶止乎險中難未可犯也惟二爲王臣（得位應五）君在險中而與已應始可匪躬而往焉餘皆往蹇而弗濟君子藏器於身待時而動其庶幾乎

解動乎險外出險散否之時也小人爲險君子乃否小人既退君子乃振故五六象曰君子有解小人退也是故天地否散雷雨並興聖賢否

散慶施遂行武王發粟散財其有解之時也矣損山澤通氣（艮爲山兌爲澤）其潤上行取下資上之時也夫陽實也陰虛也下卦二陽上卦二陰取陽資陰以實益虛者也虛者反實則實者反虛矣然則下者上之本本固則邦寧令務於取下乃傷其本矣危之道也損之有時民猶說也（兌爲說）損之無時澤將竭焉（兌爲澤）故曰川竭必山崩此之象也無他下涸而上枯也百姓不足君孰與足其斯之謂歟

益剛來而助柔損有餘而補不足上卦陽多故曰有餘下卦陽少故曰不足自上惠下之時也天道下濟品物咸亨聖人下濟萬國咸寧益之爲道大矣哉然則益上曰損損上曰益者何也夫益上則損下損下則傷其本也是故謂之損損上則益下益下則固其本也是故謂之益本斯固矣榦斯茂矣源斯深矣流斯長矣下之益上則利有竭焉上之益下則因其利而利之何竭之有焉是故木以動也上木下動涉大川而無患雷風與也上風下雷興萬

物而無疆明益之道何往而不利哉
夬一陰處高而羣陽代之以大制小以正黜邪之時也時皆剛正柔佞豈得而據乎夫君子道微之時法令常密而或失之者何也內有小人也小人道微之時法令常顯而無忌者何也內皆君子也此卦一柔而乘五剛危可知矣五陽而決一陰易可知矣故揚于王庭而不忌賞罰明行之際歟舜舉八元而去四凶此其時矣
萃澤處於地兌爲澤坤爲地其流集矣上說下順其義

親矣物情和聚之時也上以説臨下下以順奉
上上下莫不聚乎天地亨而萬物以類聚大人
亨而天下以義聚觀其所聚而天地萬物之情
可見矣彖言剛中而應者取其上下相應以成
萃聚之義而已若夫萃天下者豈私其應哉必
也以虛受人然後能萃其天下故九五以大人
之位而匪孚者以其應之於一不能盡天下之
誠惜哉無私則至矣

升地中生木其道上行君子位以德升之時也

夫高以下為基木始生於地中其舉遠矣聖人日躋其德而至于大寶賢者日崇其業而至于公圭以順而升物不距矣故爻無凶咎初則大吉二則有喜三則無疑四則用亨五則貞吉惟上六極而猶升則為冥昧若能知其消息猶可為利故曰冥升利于不息之貞

困水在澤下澤方竭焉其道不加於物君子困窮之時也夫水者浸於外而後施於物今伏於其內何施之有是則川澤竭而伏其流君子困

而隱其道困於險而不改其説坎險也兌説也其惟君子乎能固窮而樂道哉苟不安其困欲尚口而去之窮斯甚矣知此時者卷而懷之極然後反其困必亨故曰困亨夫子之於陳蔡也豈其憂乎

井水爲泉之底井道治而其施外彰君子居德遷惠之時也夫井居其地而不可改其泉之出也無所不利君子居於德而不可移其惠之還也無所不仁唯井也施之而不窮存之而不溢

惟德也常施於人而不見其虧獨善其身而不見其餘故曰井德之地不其然乎

革水火相薄變在其中聖人行權革易之時也夫澤有水則得其宜今澤有火是反其常矣天下無道聖人革之以反常之權然而反常之權天下何由而從之以其內文明而外說也內卦文明外卦兌說以此之文明易彼之昏亂以天下之說易四海之怨以至仁易不仁以有道易無道此所以反常而天下聽矣其湯武之作耶苟道德不

去雖湯武日生當爲天下之助何反常之有焉鼎以木順火鼎始用焉聖人開基立器之時也夫天下無道聖人革之天下旣革而制作興制作興而立成器立成器而鼎莫先焉故取鼎爲義表時之新也湯武正位然後改正朔變服章更器用以新天下之務其此之時歟故曰革去故而鼎取新聖人之新爲天下也夫何盛焉莫盛乎享上帝而養聖賢也享上帝而天下順養聖賢而天下治不亦盛乎

震雷相從而興威動萬物內外皆震君子心身戒懼之時也萬物震其道通焉君子震其德崇焉君子之懼於心也思慮必慎其始則百志弗違于道懼於身也進退不履於違則百行弗罹于禍故初九震來而致福慎於始也六二震來而喪貝履於危也六二乘剛夫震者長子之道也長子有威驚遠而懼邇然後能主宗廟之器而祭祀不輟也夫

艮山相當而各止其所內外不相與六爻皆無應上

下靜止之時也天地動而萬物生日月動而晝夜成聖賢動而天下亨令其止者君子理不可動之時也故此卦無元亨貞之德者以其道不行焉然止之為道必因時而存之若夫時不可進斯止矣高不可亢斯止矣位不可侵斯止矣欲不可縱斯止矣止得其時何咎之有故曰時止則止時行則行動靜不失其時其道光明非君子其孰能與於此乎

漸山止生木日益其高君子漸進之時也夫内

止而不躁外巽而不爭以斯而進不亦漸乎長女得位乎其外故曰女歸吉然則女生而知其嫁也必漸而及時然後有歸焉君子學而知其仕也必漸而成德然後有位焉故升高必自下陟遐必自邇乾陽漸進而至于在天坤陰漸進而至于堅冰天地不能踰而況於人乎茍內不止而躁外不巽而爭則失漸之道犯時之忌豈正邦之有焉

豐文明以動無往不亨王道開大之時也夫雷

雷之至隱者彰而否者亨聖賢之造困者通而幽者顯於是制乎禮以序天下之倫作乎樂以興天下之和物物昌而無不大也是以謂之豐然則日之動也（下離日也上震動也）豐于正中焉文明之動也豐于皇極焉過乎正中日斯昃矣過乎皇極文明虧矣故曰宜日中進於大而戒於盈也至哉

旅火麗山而不久其處君子羇旅之時也君子羇旅之時處無其位何能與物大通然則内止

而不動于心外明而弗迷其往以斯適旅故得
小亨而貞吉夫旅人之志卑則自辱高則見嫉
能執其中可謂智矣是故初瑣瑣而四不快者
以其處二體之下卑以自辱者也三焚次而上
焚巢者以其據二體之上高而見嫉者也二懷
資而五譽命者柔而不失其中者也君子旅之
時也道其然乎
巽風從至而物莫之違上下皆順命令宣行之
時也夫上下弗順雖令不從令上下皆順故可

申命而行事也若夫巽之爲德其失也僞非君子體之則入乎柔邪之道矣觀其名雖近於謙焉然則謙之爲體内剛而外柔謙卦坤外艮内坤柔而艮剛也

降於禮而不降於德者也是以亨君子有終巽之爲體内外皆柔可以行權未可以終義惟五以中正而志行乃得小亨利有攸往利見大人是故謙之六爻皆無凶咎巽之六爻則美惡半矣

兊澤重潤而上下皆説君子推恩敷惠之時也

夫說萬物者莫說乎澤今復重之民說而無疆者也勸天下者莫大乎推恩而敷惠則順乎天應乎人而王道亨不然者反此若夫威以先民民重其勞威以犯難民重其死故周文爲臺而人謂神靈者忘其勞也楚子下令而人如挾纊者忘其死也然則說之爲德其失也佞上下皆說之時必内存其剛正然後免佞之情故曰說以利貞

帝王好尚論

老子曰我無爲而民自化我好靜而民自正我無欲而民自富我無事而民自樸此則述古之風以警多事之時也三代以還異於太古王天下者身先教化使民聳善故禮曰人君謹其所好惡君好之則民從之孔子曰上好禮則民莫敢不恭上好義則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則民莫敢不用情由此言之聖帝明王豈得無好在其正而已堯設敢諫鼓建進善旌舜好問而成至化禹拜昌言而立大功湯五聘伊尹文王躬迎

呂望周公握髮吐哺以待白屋之士鄭武公好賢而詩雅歌之燕昭王築臺募士而智者歸之斯聖賢好尚如是之急也桀紂好利欲不好諫諍而天下亡秦好兵刑不好仁義而天下歸漢隋煬帝好逸豫不好恭儉而天下歸唐使桀紂好諫諍秦好仁義隋煬帝好恭儉豈有喪亂之禍哉

選任賢能論

王者得賢傑而天下治失賢傑而天下亂張良

陳平之徒秦失之亡漢得之興房杜魏褚之徒隋失之亡唐得之興故曰得士者昌失士者亡書曰先王昧爽丕顯坐以待旦旁求俊彥啓迪後人其勤求人材如是之急也然則求之之道不可一端臯陶賛禹曰亦有九德言人性行有九德以考眞偽則可知乃言曰載采采載行采事也稱其人有德必言其所行某事某事以爲驗禹曰何臯陶曰寛而栗性寛洪而能莊栗柔而立和柔而能立事愿而恭慤愿而恭恪亂而謹亂治也有治而能謹擾而毅擾順也致果爲毅直而溫行正直而氣溫和簡而廉性簡大而有廉隅剛

而塞則斷而實塞彊而義無所屈撓動必合義章厥有常吉哉彰明吉善也明九德之常以擇人而官之則政之善孔子之門人自以四科一曰德行謂顏淵閔子騫也顏淵聞一知十二曰政事冉有季路也三曰言語宰我子貢也子貢使於諸國而不辱君命也四曰文學子游子夏也經緯天地曰文禮樂典章之謂也游夏能述之者也此所謂求人之道非一端也又書之說命篇曰旁求俊乂列于庶位是朝廷庶位惟俊乂是求唐太宗曰天下英雄落吾彀中語曰邦有道則智邦無道則愚智則可與治國家

安天下愚則可與避怨惡而全一身故聖人以俊乂為德不以柔訥為行如以柔訥為行而寵之則四海英雄無望於時矣使英雄失望於時則秦失張陳隋失房杜豈不誤天下之計哉

近名論

老子曰名與身孰親（言人知愛名不如愛其身之親也）莊子曰為善無近名（言為善近名人將嫉之非全身之道也）此皆道家之訓使人薄於名而保其眞斯人之徒非爵祿可加賞罰可動豈為國家之用哉我先王以名為

教使天下自勸湯解網文王葬枯骨天下諸侯聞而歸之是三代人君已因名而重也太公直釣以邀文王夷齊餓死于西山仲尼聘七十國以求行道是聖賢之流無不涉乎名也孔子作春秋卽名教之書也善者褒之不善者貶之使後世君臣愛令名而勸畏惡名而愼矣夫子曰疾没世而名不稱易曰善不積不足以成名然則爲善近名豈無僞耶臣請辯之孟子曰堯舜性之也性本仁義三王身之也躬行仁義五霸假之也假仁

義而求名後之諸侯逆天暴物殺人盜國不復愛其名者也人臣亦然有性本忠孝者上也行忠孝者次也假忠孝而求名者又次也至若簡賢附勢反道敗德弑父叛君唯欲是從不復愛其名者下也人不愛名則雖有刑法干戈不可止其惡也武王克商式商容之閭釋箕子之囚封比干之墓是聖人敦獎名教以激勸天下如取道家之言不使近名則豈復有忠臣烈士為國家之用哉

推委臣下論

天生兆人得主乃定萬機百度不可獨當內立公卿大夫士外設公矦伯子男先擇材以處之次推公以委之然則委以人臣之職不委以人君之權臣請辨之夫執持典禮修舉政教均和法令調理風俗內養萬民外撫四夷師表百僚經緯百事此宰輔之職也練兵戎謹城壁修方略威夷狄此將帥之職也肅朝廷之儀觸搢紳之邪此御史府之職也治繁劇制豪猾此京尹

之職也至於金穀刑法各有攸司之職矣撫民人宣風化均徭役平賦斂此刺史縣令之職也是皆人臣之職不可不委之也若乃區別邪正進退左右操榮辱之柄制英雄之命此人主之權也不可盡委於下矣何以明之孔子曰天下有道政不在大夫（注云制之由君也）晉委三卿（趙文子 韓宣子 魏獻子）延陵季子曰晉國之政歸此三家矣後果分晉為三國漢高祖招納羣英有將將之權而取天下至于子孫不知祖宗之謀而獨委霍光

又獨委王鳳至于王莽皆有大禍西漢遂傾焉後漢光武親用二十八將而取天下後之子孫不知祖宗之謀而獨委后族至于宦官故姧雄競起以去惡爲名東漢遂傾焉魏委司馬懿晉委劉裕其禍亦然唐太宗駕馭英雄取天下致太平至高宗朝李義府以立后之功獨見委用陷害忠良天下憤怨明皇初用姚崇宋璟爲相而天下大治推心委之遂成故事及李林甫代其任仍復委之林甫姧邪能中傷善人朝廷無

敢言得失者於是明皇不聞諫諍自謂宰相得人泰然無爲矣言路已絕故至祿山犯關嚮闕而明皇不知一旦喪亂天下瓦解唐德遂衰初以推委而天下治終以推委而天下亂何异之然哉當推委之際進擢十人上從其九是九分之恩出於下矣如此則數年之閒左右前後皆權臣之黨也若黜辱十人上從其九是九分之威出於下矣如此則數年之閒中外遠近無敢忤權臣者故下之情不達而上之勢孤矣此明

皇之失爲後代之鑑王者將收其權必先采人采人爲難豈無其要孔子之辨門人標以四科一曰德行二曰政事三曰言語四曰文學以四科辨之患過半矣然則朝廷清要之位覬覦者衆必審賢以與之賢傑之才讒嫉者衆必先時以辨之是故先王孜孜求賢以備選用且千官百辟豈能獨選必委之於輔弼矣惟清要之職雄劇之任不可輕授於人僉諧之外更加親選聖帝明王常精意於求賢不勞慮於臨事精意

求賢則日聰明而自廣勞心臨事則日叢脞而自困宜乎屏煩細而廣詢訪其深於正道有憂天下之心可備輔相者記之其精於經術通聖人之旨可備顧問者記之其敢言正色有端士之操可備諫諍者記之其能言方略有烈士之風可備將帥者記之如斯之人精而求之熟而觀之然後寘清要之職授雄劇之任使人人竭力爭為腹心於是乎得以操榮辱之柄制英雄之命庶務委于下而大柄歸于上始可以言無

爲矣猶復置御史大夫中丞使搢紳無敢慢者置諍臣七人使言路無敢蔽者置門下封駁司使制勑無得誤者此又推委無爲之中而不廢其防不失其權者矣若留意逸豫不孜孜於求賢親選之時無賢可用則進退賞罰復歸於下雖有爵禄不足爲上之恩雖有誅罰不足爲上之威矣

荅竊議

漢高以黄金四萬斤付陳平而不問其出入時

陳平未有功也唐高祖將斬李靖而恕之時李靖未有功也是前代帝王先布之以恩後責之以効也我太祖嘗謂近臣曰安邊御衆須是得人心優恤其家厚其爵禄多與公用錢及屬州課利使之回圖特免税筭聽其召募驍勇以爲爪牙苟財用豐盈必能集事朕雖減後宫之數極於儉約以備邊費亦無爵也命將帥李漢超等十三人分守西北諸州家族在京者撫之甚厚凡軍中事悉許便宜每來入朝必召對命坐

賜與優厚撫而遣之由是邊臣率富於財得以養士用間洞見蕃夷情狀每戎狄入寇必能先知預爲之備設伏掩擊多致克捷二十年間無西北之憂故兵力雄盛武功蓋世由此而致也今滕宗諒爲一路經略安撫使兼兵馬都部署以公用錢回圖管設使命將校并蕃部酋豪或贈遺官員游士而梁堅彈奏滕使過錢十六萬貫有數萬貫不明及置獄研窮纔用三千餘貫復有所歸無分毫入已是未見貪吏之狀也豈

撫田舍人朝之端人也至慶州目擊軍民蕃部
等借留滕侯遮擁于道足下何得謂之犲狼主
上仁聖不深罪宗諒張元二人仍降詔誕告邊
臣依祖宗故事使回圖公用一如平日中書不
知内朝有此詔命聞羣口横議遂伏閤請加責
二人以正憲律既下法寺則宗諒合贖銅而不
當去官是前斷已重元坐將公用錢并酒散與
軍人當更追一官又朝廷既已降詔貸之亦難
反汗足下責我保庇此人固不敢避自古文法

常害邊功今天子仁聖有西北之憂孜孜求人以捍大患帥臣用度小過不害邊事居輔弼者固當竭力辨明恐誤朝廷機事爲天下之憂豈暇私於二人哉昔匈奴辱漢使者蓋不一也唐賢使于賊庭不辱命者如韓愈李回皆成大名近邵良佐使于元昊回日改官賜服色報其勞也良佐懼不可再去滿朝搢紳無一士請行朝廷召張子奭乘驛而至又選王正倫副之皆敢行不懼旣不懼矣且觀其辨論學術可爲之使

乃遣將命曁還得元昊書疏頗順於前願去號稱臣又能減數節事體且沙漠窮絶入不測之地旣能忘生又不辱命朝廷擢進兩資不可待以常調也戎狄素貪利未猒心兵擾絶塞此戎狄之常態非子奭之過也今之士大夫高談時政皆謂不能拔人限以資級使才者多滯而朝廷之賢及見殊命越一等則囂然聚議以爲過優何薄之甚耶

范文公文集卷第八

記

岳陽樓記

邠州建學記

天竺山日觀大師塔記

讚

楊文公寫眞讚

楊公以武夷之靈降于我宋在太宗朝以神童被召三命至著作佐郎直集賢院在眞宗朝荐當清近終翰林學士工部侍郎公以斯文爲己任繇是東封西祀之儀修史修書之局皆歸大

手爲皇家之盛典當時臺閣英游蓋多出於師
門矣而命世之才其位不充故天下知公之文
而未知其道也昔王文正公居宰府僅二十年
未嘗見愛惡之迹天下謂之大雅寇萊公當國
眞宗有澶淵之幸而能左右天子如山不動却
戎狄保宗社天下謂之大忠樞密扶風馬公慷
慨立朝有犯無隱天下謂之至直此三君子者
一代之偉人也公與三君子深相交許情如金
石則公之道其正可知矣然端言方行回邪忌

之故嘗避權臣之禍歸陽翟山再起會眞宗不豫中外爲憂萊公將奮大討正前星於北辰引太陽於少海公預宏議就高文閒弗克行旣終而今上知之乃下詔追悼贈禮部尚書謚曰文

今覩公之眞而爲讚云

嗚呼楊公兩朝清風盛乎斯文直哉厥躬端者我遊邪者我仇霖雨不作日月其流仰止遺眞雍雍哲人吾不知乎爲之仙爲之神

頌

皇儲資聖頌 并序

臣聞聖人之作易也以言乎离則大人有繼明之體以言乎震則元子有主器之威何則體以繼明而萬邦久照威以主器而七廟大寧其況登監撫之期資聖神之政者哉國家與皇統紹僊源寳葉茂昌靈根基固皇祖之功也神武不殺天開八際皇宗之德也文明以健景臨萬有聖上妙體乾元光御人極應上眞之道撫大寳之運華親肅睦美俗昭明尚周文之文而百官

懋德下漢武之武而四夷懷恩於是覽神洛以
朝先因心之至也啓帝符以升中動天之著也
如報厚德於汾壤款大道於亳宮表開聖之都
揭降清之館鴻名盛則皇哉休哉曠代不舉者
吾皇富有焉然猶清淨戒豫恭默思高觀妙自
然播芳無外瓊樞麗正物有戴天之安金鑑凝
明人咸抱日之景若夫道德之奥仁義之醇禮
樂之和刑政之清無得名矣文盡善矣功成功
矣事無事矣聖子神孫其法象之矣居一日表

三公登東塗皇帝若曰眷惟元子萬邦重器道心之微必究王業之難必知性習惟其初左右惟其賢爾周爾召往師傅焉講善體政欲有觀焉三公相與而進曰惟皇之嗣惟天之授生而神靈幼而岐嶷而復累藩邸踐儲副奉見清廟載禋圓丘固當輔聖克家佐天理物也矣皇太子乃夕惕欽命未明而興儼覲東朝齋立西面與夫股肱優老羽翼令人講帝皇之風參天人之理遐燭安危之轍眇窮得失之源曷嘗不力

仁而民懷作德而祥降於是消息乎九範經營乎五典與治與亂𡸁策而弗迷惟時惟幾佩服而深諭此道心之微也蓋究祥於妙慮貫於中外之務光大之政則賢必尚爵功必厚祿謀一令思以敷天下之祐議一賞思以起天下之善舉一刑則必悵然有不忍之心暴何端而興矣接一士則必慊然有好直之心佞何階而進矣天下欲以富利而弗奪也欲以壽養而弗傷也欲以固信而弗欺也欲以安靜而弗擾也期于

無盜責之於衣食期于無刑求之於禮義禮義既充熟而成風然後天下熙熙而遂樂也無窮然則上世聖賢未嘗不勉而後至慎而後寧故書曰曷哉庶其至矣詩云戒之慎之保其寧矣此王業之難也豈徒知之固以輔而行之矣若性習左右可得而言聰哲自天誠明見志其始也后稷玩於播殖仲尼戲於俎豆爰發五勝之辨寔宣三正之方今乃琴誦成文典書在御入則有保出則有師太傅居前少傅居後而能幹

蠱天家代工王室美四方之事資萬機之聖識者曰正斯嗣也明斯德也由斯道也天意人事章章乎豈符讖而後著也惟聖源深長天道輔相歟非天私我有宋惟天祐于一德昔陶唐氏之與舜也歷試諸難三十載而堯德益明天下益治今斯時也然奚若吾君之嗣之美矣君子有言曰巍巍乎皇之有成功也哉郁郁乎嗣之有成德也哉樂聖者係之頌云

粤自黃靈爰及炎宋巍巍天造緜緜帝統神武

之祖文明之宗元基不拔盛業來重我后御極
吾民敷德盛節交舉庶彙咸殖萬邦作孚百神
受職允也時雍何哉帝力王假有家廼建承華
三善靡忒二對何嘉日光月輪山輝海潤栢見
乎离蓋取諸震帝均其勤撫國監軍天受英晤
日彰温文乃左乃右惟仁惟舊稼穡斯憂艱難
斯究援人惟才進人惟德刑也以薄恩也以直
屈者其伸勞者其逸言思逆耳道務前膝王振
金相英聲茂實綿若壽域熙如春臺守之而已

仁遠乎哉天業昌兮天家光兮聖有嗣兮明無疆兮皇心之寧兮黔首之康兮祖宗之靈兮子孫之長兮金石在廟兮頌聲洋洋兮

泰州張侯祠堂頌

生祠民報德也制置公本汝潁之奇以文武事朝廷為勳臣於四方而嘗戰守秦塞制勝非一招降屬寇全活甚衆撫南夷以文遠俗使北疆以尋大信光華之命所嚮凝績天禧中國家以鹽鐵饋運之計重於東南命公領之于茲八年

公夙夜不懈闕政咸舉初淮浙之閒鹽民告困海利云剥公請振崇泰楚三郡亭人歲增課數十萬石三郡鹽課虧者十年公訪其利害請加買直蠲積負行數事以蘇之課乃大增興杭秀海三郡鹽場歲入課四十萬石又嘗蘇秀閒太湖漲溢害于甫田公請導入于海復租六十萬石白沙郡大江之北有灣數里風濤爲險舟楫不利公於是開長蘆西河以濟之又高郵之北漕河屢決阻我粮道破我農畝公於是作堤二百里旁置石限平其增損以均灌漕焉

惟兹海陵古有潮堰舊功弗葺驚波荐至齧其稼穡偃其桑梓此邦之人極乎其否公堅請修復乃興厥功横議嚻然僅使中廢公又與轉運使胡公再列其狀朝廷可之仍許兼領是郡以觀厥成起基於天聖三載之秋畢工於六載之春既而捍其大災蠲其積負朞月之内民有復諸業射諸田者共一千六百戶將歸其租者又三千餘戶（海陵民因潮之患而倚閣其租者三千餘戶天聖四年勑依制置司奏候堰成日定奪今漸復焉）撫之育之以簡以愛優優其政洽

于民心於是請肖公之儀以奉于祠期子孫之
不忘乎秉筆者故作頌焉
我公雄傑經制楚越鑒洞毛髮識揭日月建利
除孽代天工發海陵嗷嗷古防弗牢萬頃良膏
歲凶於濤民焉呼號不粒而逃公聞惜怛遹按
廼察草奏屢達狂議四過心過金鐵對天不奪
宸聽既聰宰謀既同展矣胡公協力諧忠兵民
交充興防之功盤盤偃偃百里而遠雲矗不散
山亘不斷如天作限奠萬家產朝以公賢兼于

蕃宣傷者我全疾者我痊通亡幾千咸復于田
公義不爽欲報彌廣建牙列壤將有攸往衆圖
其象以永瞻仰列星之精列嶽之靈儀焉亭亭
神焉熒熒居千百齡此邦鎮寧既寧既聚壽莫
我苦比比牖戶鱗鱗場圃而翁而豎手歌于舞
天子穆清諸侯經營民兮樂成穀兮登盈作爲
頌聲告于神明

述

南京府學生朱從道名述

天聖紀號之六載樞密留守侍郎齊郡公以東
朝舊德右弼上賢將啓秉鈞之猷尚圖分政之
任善下成乎江海養浩充乎天地誠明之際無
隱不及居一日曰祖宗之都儀形萬邦道德之
所興禮樂之所出風化不作四方何仰哉乃首
訪膠庠躬省弦誦敦六籍以倣本發四科以彰
善於是人樂名教復鄒魯之盛士爲聲詩登周
召之美旣而丘園初秀閥閱令嗣拳拳允集濟
濟如歸沛國朱生世嚴冠冕幼苦霜露憫先構

之將墜忽中陵之見育公特命就學果知向方髫以華而有文鴻亦漸而無咎公又嘉其遷善以從道而名焉仍命字之云在復之六四曰中行獨復以從道也言能體中而行特從於道以斯而復君子之象講字曰復之庶左右於名矣然則道者何率性之謂也從者何由道之謂也臣則由乎忠子則由乎孝行已由乎禮制事由乎義保民由乎信待物由乎仁此道之端也子將從之乎然後可以言國可以言家可以言民

可以言物豈不大哉若乃誠而明之中而和之揖讓乎聖賢蟠極乎天地此道之致也必大成於心而後可言焉朱生其拜公之命勉之哉抑文與學者道之器也以君子乘之則積而不敗不以君子乘之則滿而致覆朱生其拜公之命愼之哉嘻子未預於教也弗學而志窮如玉之未攻如泉之在蒙汩焉而弗見其寶昧焉而莫朝于宗子旣預於教也克學而神晤如金之在鑄如驥之方御躍焉可成乎美器騰焉可致乎

夷路者也某觀士人中有青衿詩書素髮畎畝
名不登搢紳之議目弗接軒冕之姿彼何不遇
之甚哉朱生進德有漸屬文未幾始登庠序之
列廼被巖廊之知此何遇之甚哉繄爾門之濟
美歟抑我公之善教歟論者曰公之旨也豈徒
正爾之名蓋將成爾之德激清學校騰休都邑
俾夫多士聳善庶邦成流格美俗於詩書被頌
聲於金石致我宋之文炳焉復三代之英抑公
之盛德乎朱生振迹於盛德之下發名於善教

之始何必申繻之劇論豈異夫子之榮褒者哉當夙夜懷之不墜我公之令訓也其庶幾乎

序

太清宫九詠序

譙有老子廟唐爲太清宫地靈物奇觀者駭異歷代嚴護景槩所存若靈溪渦河九龍井左紐冉生昇天檜皆附于圖籍發乎詠歌而風人之才難其破的余友曼卿將命斯來實董宫事嗜道之外樂乎聲詩覽靈仙之區異其八物益以

官題而成九詠觀其立意皆鑿幽索秘破堅發奇高凌虹蜺清出金石有以見詩力之雄哉文以氣爲主此其辨乎刹夫人託文而志深物乗文而名遠如楊子雲之綿竹王文考之靈光孫興公之天台皆揮藻一時騰照千載者矣嘅彼物也庇聖賢之居而能長久後果動君子之風雅以發乎名刹人也庇聖賢之道則能髙明果亦動天下之頌聲以揚其烈覽之者得無起歟

高平范 某 序

朝賢送定惠大師詩序

某典姑蘇郡之日有吳僧定惠大師宗秀者發龍山渡松江駐錫于門出致政侍郎安定公本道計使太原公二書偕曰師往無他有朝中送行詩請爲序引以示方來爾某旣不得謝乃叩其端師自言生不血茹七歲持佛事隱于雲巖多歷年所晚歲游名公之門然亦未嘗及利天聖中大丞相東平公清河公憐其舊奏賜紫方袍號定惠乃告歸故山又以詩寵之旣而薦紳

先生咸有贈章將勒堅珉期於不墜某感其說志其事且知上人之隱盛於吾儒之隱遠矣士有氣吞楚蘭于奔風雲精貫乎天人神馳於古今燭治亂興亡之機席法度教化之倫道通嚴鄺跡墜林壑遺沒於麋鹿之羣者衆矣如近代之陸龜蒙陳陶今朝雍丘邢敦錢唐林逋或執節堅介或放詞雅遠皆四方之聞人柰何道未信於三公名不熟於天子及其收遺文旌隱志而始惜其難得斯天下義士爲之長太息矣豈

如金僊之流而人懷慕謝絕堂構長揖軒冕來則談空實相號天人師去則指霞嶺嘯風林天子有賜三公有贈斯以見上人之隱盛於吾人之隱遠矣必也均是光輝以及考槃之際則聖朝無負於隱君子也矧將有取焉子夏曰主文而譎諫蓋風人之職也序詩者敢有二事時景祐二年五月八日尚書外郎充天章閣待制范某序

太子賔客謝公夢讀史詩序

公清淨而文出入朝廷三十年語默仁義進止於青雲之衢徐徐如也自尚書郎領侍御史知雜事日轉戰于寵辱之場者或勝而奔或殆而悲乃嘆曰吾病矣不敢進寸而退尺求爲會稽郡及還又請知西臺因分務於洛下朝廷高其意累遷至東宮三品悉屏去外慮於筆硯歌詩素所耽嗜亦不復爲曰方佚我以老也數年間唯日看舊史一編以代賓話爾無何先徵樂之前一日因寢覺記夢中所得詩一章召其孫景

初録焉他日士大夫求觀之仰其風旨識者謂人之將終神鮮不瞀公於此特乃有正夢特歌周孔之仁義能久澤於吾民以公生平之心蹈於斯誠於斯故精義存存著於神明而不亂矣今而後知傳說騎箕尾而爲星者至精之適亦何恠哉其詩曰

百年奇特幾張紙千古英雄一窖塵惟有炳然周孔教至今仁義浸生民

刻唐祖先生墓誌於賀監祠堂序

某自丹陽移領會稽首途之日過邵餗逸人溪齋因話照湖事逸人曰客有自江夏寄唐人許鼎所撰祖先生墓誌頗言賀監之異出而示予辭精理遠徐常侍鉉爲之別序旣抵郡訪天長觀即賀公之舊居也歎其眞堂卑陋巳甚乃命工度材而新之又刻徐公所序之文以廣遊人之觀采焉時寶元　年知越州范某序

述夢詩序

景祐戊寅歲某自鄱陽移領丹徒郡暇日遊甘

露寺謁唐相李衛公眞堂其制隘陋乃遷于南樓刻公本傳于其側又得集賢錢綺翁書云我從父漢東公嘗求衛公之文于四方得集外詩賦雜著共成一編自云一品拾遺衛公有一品集姑臧集西南備邊錄獻替錄御臣要略伐叛志窮愁志其間有浙西述夢詩四十韻時元微之在浙東劉夢得在歷陽並屬和焉愛其雄富藏之褚中二十年矣願刻石以期不泯某觀三君子之詩嗟其才大名高俱見咎於當世李遇武宗獨立不懼經制四方有眞相

之功雖姦黨營陷而義不朽矣元初以才進拜拾遺歷御史府無所畏避爲執政所困者久之及天子召用書詔雅遠甚有補益之風至於與晉公相失而姦人乘之謂元欲刺裴劾則無狀然一戾正人其光墜地惜哉劉與柳宗元呂溫數人坐王叔文黨貶廢不用覽數君子之述而理意精密涉道非淺如叔文狂甚義必不交叔文以藝進東宮人望素輕然傳稱知書好論理道爲太子所信順宗即位遂見用引禹錫等決

事禁中及議罷中人兵權𠫊俱文珍輩又絶韋
臯私請欲斬劉闢其意非忠乎臯銜之會順宗
病篤臯揣太子意請監國而誅叔文憲宗納臯
之謀而行内禪故當朝左右謂之黨人者豈復
見雪唐書蕪駁因其成敗而書之無所裁正孟
子曰盡信書不如無書吾聞夫子襃貶不以一
疵而廢人之業也因刻三君子之詩而傷焉至
於柳呂文章皆非常之士亦不幸之甚也韓退
之欲作唐之一經誅姦諛於既死發潛德之幽

光豈有意於諸君子乎故書之

尹師魯河南集序

予觀堯典舜歌而下文章之作醇醨迭變代無窮乎惟抑末揚本去鄭復雅左右聖人之道者難之近則唐正元元和之間韓退之主盟于文而古道最盛懿僖以降寖及五代其體薄弱皇朝柳仲塗起而麾之髦俊率從焉仲塗門人能師經探道有文於天下者多矣洎楊大年以應用之才獨步當世學者刻辭鏤意以希髣髴未

暇及古也其間甚者專事藻飾破碎大雅反謂
古道不適於用廢而弗學者久之洛陽尹師魯
少有高識不逐時輩從穆伯長游力為古文而
師魯深於春秋故其文謹嚴辭約而理精章奏
疏議尤見風采士林方聳慕焉遽得歐陽永叔
從而大振之由是天下之文一變而古其深有
功於道歟師魯天聖二年登進士第後中拔萃
科從事于西都時洛守王文正沂公暨王文康
公益加禮遇遂引薦於朝寘之文館尋以論事

切直貶監郢州市征後起爲陝西經略判官屢更邊任遷起居舍人直龍圖閣知潞州以前守平涼日貸公食錢于將佐議者不以情復貶漢東節度副使歲餘監均州市征予方守南陽郡一旦師魯舁疾而來相見累日無一言及後事家人問之不荅予即告之曰師魯之行將與韓公稚圭歐陽永叔述之以貽後代君家雖貧共當損俸以資之君其端心靖神無或後憂師魯舉手曰公言盡矣我不復云翌日往視之不獲

見傳言曰已別矣遂隱几而卒故人諸生聚而泣之且歎其精明如是剛決如是死生不能亂其心可不謂正乎死而不失其正君子何少哉師魯之才之行與其履歷則有永叔為之墓銘稚圭為之墓表此不備載噫師魯有心於時而多難不壽所為文章亦未嘗編次惟先傳於人者索而類之成十卷亦足見其志也故序之

記

桐廬郡嚴先生祠堂記

先生漢光武之故人也相尚以道及帝握赤符乘六龍得聖人之時臣妾億兆天下孰加焉唯先生以節高之既而動星象歸江湖得聖人之清泥塗軒冕天下孰加焉唯光武以禮下之在蠱之上九衆方有爲而獨不事王侯高尚其事先生以之在屯之初九陽德方亨而能以貴下賤大得民也光武以之蓋先生之心出乎日月之上光武之器包乎天地之外微先生不能成光武之大微光武豈能遂先生之高哉而使貪

夫廉懦夫立是有大功於名教也某來守是邦始構堂而奠焉廼復其爲後者四家以奉祠事又從而歌曰雲山蒼蒼江水泱泱先生之風山高水長

南京書院題名記

皇宋闢天下建太平功揭日月澤注河漢金革壓積絃誦風布乃有睢陽先生贈禮部侍郎戚公同文以貴于丘園教育爲樂門弟子由文行而進者自故兵部侍郎許公驤而下凡若干人

先生之嗣故都官郎中維樞密直學士綸並純
文浩學世濟其美清德素行貴而能貧祥符中
鄉人曹氏請以金三百萬建學于先生之廬學
士之子殿中丞舜賓時在私庭俾幹其裕故太
原奉常博士瀆時舉賢良始掌其教故清河職
方員外郎吉甫時以管記以領其綱學士晝一
而上眞宗皇帝爲之嘉嘆面可其奏今端明殿
學士盛公侍郎度文其記前參預政事陳公侍
郎堯佐題其榜由是風乎四方士也如狂望之

梁園歸歟魯堂章甫如星縫掖如雲講議乎經詠思乎文經以明道若太陽之御六合焉文以通理若四時之妙萬物焉誠以日至義以日精聚學爲海則九河我吞百谷我尊淬詞爲鋒則浮雲我決良玉我切然則文學之器天成不一或醇醇而古或郁郁於時或峻于層雲或深于重淵至於通易之神明得詩之風化洞春秋褒貶之法達禮樂制作之情善言二帝三王之書博涉九流百家之説者蓋亙有人焉若夫廊廟

其器有憂天下之心進可爲卿大夫者天人其學能樂古人之道退可爲鄉先生者亦不無矣觀夫二十年間相繼登科而魁甲英雄儀羽臺閣蓋翩翩焉未見其止宜覲名列以勸方來登斯級者不負國家之樂育不孤師門之禮教不忘朋簪之善導孜孜仁義惟日不足庶幾乎刊金石而無媿也抑又使天下庠序規此而興濟濟羣髦咸底于道則皇家三五之風步武可到戚門之光亦無窮已他日門人中絕德至行高

尚不仕如睢陽先生者當又附此焉

清白堂記

會稽府署據卧龍山之南足北上有蓬萊閣閣之西有凉堂堂之西有巖焉巖之下有地方數丈密蔓深叢莽然就荒一日命役徒芟而闢之中獲廢井即呼工出其泥滓觀其好惡曰嘉泉也擇高年吏問廢之由曰不知也乃扃而澄之三日而後汲視其泉清而白色味之甚甘淵然丈餘綆不可竭當大暑時飲之若餌白雪咀輕

氷凜如也當嚴冬時若遇愛日得陽春溫如也其或雨作雲蒸醇醇而渾蓋山澤通氣應於名源矣又引嘉賓以建溪日鑄卧龍雲門之茗試之則甘液華滋說人襟靈觀夫大易之象初則井道未通泥而不食弗治也終則井道大成收而勿幕有功也其斯之謂乎又曰井德之地蓋言所守不遷矣井以辨義蓋言所施不私矣聖人畫井之象以明君子之道焉予愛其清白而有德義爲官師之規因署其堂曰清白堂又搆

亭于其側曰凊白亭庶幾居斯堂登斯亭而無忝其名哉寶元二年月日記

岳陽樓記

慶曆四年春滕子京謫守巴陵郡越明年政通人和百廢具興乃重修岳陽樓增其舊制刻唐賢今人詩賦于其上屬予作文以記之予觀夫巴陵勝狀在洞庭一湖銜遠山吞長江浩浩湯湯橫無際涯朝暉夕陰氣象萬千此則岳陽樓之大觀也前人之述備矣然則北通巫峽南極

瀟湘遷客騷人多會于此覽物之情得無異乎
若夫霪雨霏霏連月不開陰風怒號濁浪排空
日星隱耀山岳潛形商旅不行檣傾楫摧薄暮
冥冥虎嘯猿啼登斯樓也則有去國懷鄉憂讒
畏譏滿目蕭然感極而悲者矣至若春和景明
波瀾不驚上下天光一碧萬頃沙鷗翔集錦鱗
游泳岸芷汀蘭郁郁青青而或長煙一空皓月
千里浮光躍金靜影沈璧漁歌互荅此樂何極
登斯樓也則有心曠神怡寵辱偕忘把酒臨風

其喜洋洋者矣嗟夫予嘗求古仁人之心或異
二者之爲何哉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居廟堂之
高則憂其民處江湖之遠則憂其君是進亦憂
退亦憂然則何時而樂耶其必曰先天下之憂
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乎噫微斯人吾誰與歸
時六年九月十五日

邠州建學記

國家之患莫大於乏人人曷嘗而乏哉天地靈
粹賦于萬物非昔醇而今漓吾觀物有秀於類

者曾不減於古豈人之秀而賢者獨下於古歟誠教有所未格器有所未就而然耶庠序可不興乎庠序者俊乂所由出焉三王有天下各數百年並用此道以長養人材材不乏而天下治天下治而王室安斯明著之効矣慶曆甲申歲予叅貳國政親奉聖謨詔天下建郡縣之學俾歲貢羣士一由此出明年春予得請爲豳城守畧事之三日謁夫子廟通守太常王博士稷告予曰奉詔建學其材出於諸生備矣今夫子廟

隘甚羣士無所安因議改卜于府之東南隅地
爲高明遂以建學并其廟遷焉以兵馬監押劉
保節度推官楊承用共掌役事博士朝夕視之
明年夏厥功告畢增其廟度重師禮也廣其學
宫優生員也談經于堂藏書于庫長廊四回室
從而周揔一百四十楹廣廈高軒處之顯明士
人洋洋其來如歸且曰吾黨居后稷公劉之區
被二帝三王之風其吾君之大賜吾道之盛節
歟敢不拳拳服膺以樹其德業哉予既改南陽

郡博士移書請為之記予嘗觀易之大象在小畜曰君子以懿文德謂其道未通則畜乎文德俟時而行也在兌曰君子以朋友講習謂相說之道必利乎正莫大於講習也諸生其能知吾君建學聖人大易之旨則庶幾乎故書之

天竺山日覲大師塔記

師錢塘人也姓仲氏名善昇十歲出家十五通誦法華經十七落髮受具戒客京師三十年與儒者游好為唐律詩且有佛學天禧中詔下僧

録簡長等注釋御製法音集師預選中書畢詔
賜師名遂還故里公卿有詩送行師深於琴余
嘗聽之愛其神端氣平安坐如石指不纖失徽
不少差遲速重輕一一而當故其音清而弗哀
和而弗淫自不知其所以然精之至也予嘗聞
故諭德崔公之琴雅遠清靜當代無比如師則
近之矣康定中入天竺山居日觀庵自吾其止
乎不下山者十餘年誦蓮經一萬過皇祐元年
余至錢塘就山中見之康彊精明話言如舊一

日遣侍者持書謝余曰吾願足矣將去人世必藏于浮圖之下願公記焉又一日侍者來告曰師化矣其門人中靄等葬師于塔復以師之言求爲之銘銘曰

山月亭亭兮師之心山泉泠泠兮師之琴眞性存兮孰爲古今聊志之兮天竺之岑

范文正公文集卷第八